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

宋杜大珪編

范忠獻公雍墓誌銘

范仲淹

慶歷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之為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賙賻加等子孫遷官者五人司議行謚曰忠獻以來年某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

唐初為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霸業既成遂為國相久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為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某以太傅蔭為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生三子公處其季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為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

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己薦公廉敏
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
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
公為洛陽主簿實典廩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
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記公姓名
置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
致書於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為淮陽倅成命未行
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朝廷俞之張公曰奪

我賢倅耶公自茲名重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
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承其弊朝廷遣兵
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校
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以
往僉以公為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工
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度
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為大民租不能給
須重其穀價募商以納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德博間地

惟饒沃菽粟易歛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諸
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用
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充轉
運使賜三品服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
下給以池鹽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
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
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
環原州屬羗叛起大為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以

恩威即時向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計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目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王清昭應宮災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興復之意因抗言曰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為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

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章獻意解曰不
復勞人矣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嘗繪尚書四
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叅嘗機務知無不為
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
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為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
廩祿復捐民有餘以賑之活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
染厲氣臥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
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思不克威豈久安之

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上深加采納進
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西戎果叛上咨
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尚
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為意一日元昊駟衆
十餘萬圍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
卒纔數百人公身被甲胄復呼民登埤日夜嚴守遣使
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
王師不利二帥陷沒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

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闕輔皆危今人力窮矣柰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為虜魚肉神享廟食于茲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為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庭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為不誣矣然二帥既沒累公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

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
赴鎮歲餘以安撫關輔之勞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
而復守西京有群盜集于襄鄧浸淫汝洛間朝廷委公
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遏兼示恩貸故其寇歸者半
戮者半民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
西事而來收兵大冗宜遣使擇去以寬其費朝廷從之
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棄之不可上
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

人悲焉公嘗志在補益奏藁累篋及其沈疴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公性恭和有風鑑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為時名卿藏書僅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携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童昌期論易深達微奧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

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卒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于身勞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孫秀異簪紳豈陰德之在歟某素為公之所知又諸孤以某善狀求為之銘

邦之偉人 念德不怠 勤勞王家 四十七載
入輔樞軸 作為股肱 皇猷克贊 天眷是膺
出臨藩宣 允專節制 蹈乎憂患 濟以忠義
政本乎仁 行執乎恭 夙興夜寐 則善之從
歲月靡靡 終于壽紀 典禮具舉 神靈以喜
葬于先塋 舊栢青青 子孫尚蕃 承祭祀兮惟寧
張樞密奎墓誌銘 富弼

清河張公皇祐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天平之

郡寢明年其孤壽自宋馳蔡羸然哭且告予曰我先人
歷官四十年以直道自任動與時戾相知如公者無幾
又莫如公文今葬有日非公銘壙不足以信來世予亦
哭之慟既而追念景祐末始識公于鄆于今有年後公
又嘗治洛洛實予里中誠予知公獨詳敢不銘公諱奎
字仲野祥符五年登進士科補并州軍事推官改常州
團練推官轉運使舉監衢州課婺州有滯獄囚曰徐生
法當死獄成三問皆不伏轉運使選公就覆不煩追逮

訊掠視牘而辨徐得不死皆伏其明悟上官薦之者幾
四十人用是改大理丞知廬州合肥縣移果州南充轉
運使薦其能加殿中丞通判瀘州會秦州鹽課虧緡錢數
十萬事連十一州本道轉運使懼不敢專驛奏願得遣
制使按于岐下兩宮擇公以往公請對論鹽法起于霸
政非王者可行然其利源至廣疏之則無窮若不得已
令群商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多矣與
夫壅之以自入致民怨弊而興獄者異也兩宮嘉其議

因賜緋衣銀魚公至岐用所奏議悉除其所負十一州者賴而獲免擢知江州一年移楚州楚號江淮劇郡上益欲試之歲餘政大成遷太常博士朝論未厭召為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又移邢州丁母憂去職還臺授三司度支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賜服金紫俄遷侍御史河東轉運使詔歸以刑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未幾使京東閱民充軍凡十二萬衆時太平既久百姓不識干戈暴聞集而黥之諸路皆驚逸獨公所至帖然還為戶部副

使頃之羗人寇涇原大將任福失律朝廷議分陝西為
四路改用儒帥公首被選任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
略招討安撫使兼知慶州公以州名犯皇考諱請換他
路初不許既五日改陝西都轉運使俄知永興軍就遷
禮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又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
就移青州遷吏部郎中移徐州又移揚州久之江寧府
署火前此營兵謀欲為亂覺而伏誅至是長人者懼有
變闔門不得救已而一署盡焚上怒甚廢黜進公諫議

大夫往代之至則簡材料工署居立完鉏姦植良恩刑
並施不踰年江表稱治入判吏部流內銓審官院出知
河南府府實天子別都所在向皆大臣為守示寬簡不
按吏亦不敢怨明堂祀恩遷給事中洛人垂白者語曰不
圖老而見我都之治也及公去又泣曰吾屬不幸不得
我公于此還朝屬盜起東京濮上白晝執州官殺人市
中凶黨秉之相扇結列郡震恐交奏請益兵擇吏以備
非常上曰安得才而仁者往綏吾民顧于列無以易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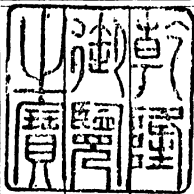
即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兼西州安撫使始至以策名
捕數月盜悉平明年夏初疾作懇求分司南都以訪醫
劑上思東方始定賴公鎮撫第賜告而已再踰月遂以
訃聞上久有大用意及是驚悼恩禮加等以皇祐五年
閏七月十六日葬于南京某縣某鄉某里年六十有五
公之先累世居濮州晉城七代祖全義封齊王唐五代
間有大功于洛沒謚忠肅洛人思王深立廟祠之至今
不絕始公至洛父老見其儀狀雄偉如齊王喜曰真吾

王之孫也於是皆歸之樂從其令其去也思之亦曰齊王馬皇曾祖裕好學避周漢亂不仕皇祖居實終鄂州嘉魚令考餘慶官贊善大夫贈兵部尚書妣宋氏贈廣平郡君自皇祖之前皆葬魯城公用吉卜獨舉考妣二喪葬于宋故公之喪亦從而歸之今遂為宋人公少以學行著始宋夫人疾久不愈乃齋戒割髀肉和藥夫人餌之即有間既葬舍基側負土自為墳其松楸皆手植服闋然後告朝廷議慶帥上以改作甚重之雜取郡從

臣名參考久之未決執政有曰張某孝是行必得忠厚者求忠臣非孝子孰可上乃決時方有外虞凡陝西河北河東素號三路比他路為最難或典邊或立漕或領州公皆往反更踐十餘年不得解至於火則治昇盜則治鄆四方每有急奏論者必屬于公非夫幹力强敏濟以忠恕疇能給此煩使然中外之人未嘗聞有過失多古者或指其慎以為譏此觀過益以見公之懿也弟充有文武材亦舉進士喜為將帥慶歷中屢奏邊效性頗

陳遠雅與公異而友愛天至皆為名臣公娶宋氏封永
昌縣君早卒生一男壽登父叔科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嘗提點河北河東兩路刑獄才尚優遠得公之風再娶高
氏封京兆郡君生二男元將作監主簿前公二年卒昭
太常寺太祝生五女一適殿中丞王衮二適校書郎徐
幾三適衛尉寺丞孔宗翰餘並幼五孫埴塤塤均皆將
作監主簿嗚呼盛哉若夫祖系世代見于翰林胡學士
所撰先尚書墓碑此不復書銘曰

自齊王傳七世而至于公為屬固亦疎矣其間累葉不振逮百餘年至公而後起治洛之政則密與王比洛人德之亦嘗廟祀公初立朝三歷御史走職四方不究邦紀晚而益勤業茂德備幾大用而遂往又莫施於康濟徒埋石而刻詞庶永昭於來禩



名臣傳琬琰之集中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一至

十三

詳校官檢討

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

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

臣劉耀馥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一 宋杜大珪編

張恭安公存墓誌銘

司馬光

熙寧四年三月癸巳禮部尚書致仕張公年八十八薨於異州私第其孤保孫狀公之功行遣使者走洛陽謂某曰公將以八月壬申葬子為我銘公之墓某既哭自惟文辭鄙惡不足發明公事業然媿媿累世庶知公之志於他人為詳用不敢辭公諱存字誠之其先家於

深州曾祖諱侑祖諱光偉贈太子中允父諱文質贈尚書左僕射母太原郡太君王氏自僕射以上皆不仕而家饒於財太平興國中契丹屢入塞僕射以深州城惡始徙居冀州明年深州陷公以景德二年登進士第歷蜀州趙州司理遷安肅軍判官天禧末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應詔者五十餘人唯二人中選而公與其一由是除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寇忠愍公尹大名於僚吏中待公獨異曰觀君器業他日必當遠到秩滿為開封府

司錄出知將陵縣通判雄州王文康公為御史中丞薦
公自屯田員外郎改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遷兵
部員外郎判鹽鐵勾院明道二年東京大饑選公為轉
運使賑救有方優詔褒美就賜紫衣金魚間一歲徙陝
西又徙河北舉按貪橫風績益顯景祐四年入為戶部
副使寶元元年遷度支副使尋元昊僭叛西鄙騷動詔
以公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諸將爭進攻取之
策公上言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臣恐生民

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悛悔懷服之心無他邀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闊略與其責虛名於戎狄曷若拯實弊於生民也朝廷雖不即從其後綏撫元昊亦略如公策康定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是時太夫人高年被疾公難於遠離而不敢辭朝廷責公不即之官復以待制知澤州明年徙知成德軍遭太夫人憂有詔起令視事俄還學士職公上言契丹與元昊為婚恐陰謀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會契丹聚兵塞上求關南

地慶歷二年詔以公為河北都轉運使悉城河北諸州
契丹講解復知成德軍明年自兵部郎中遷右諫議大
夫充河北路都轉運使公辭以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
留成德詔從之明年徙知青州間一歲入知審官院改
知開封府明年出知成德軍未行改河北都轉運使公
上言恩州守臣非其人州兵驕悍恐有意外之變不報
俄徙陝西都轉運使恩州兵王則果作亂公坐失舉察
明年左遷知汀州先是冀州男子李教醉酒妄言涉妖逆

事覺自經死教兄敷為公壻其怨家告敷父母因敷私屬公得免緣坐事下御史府案驗皆無實公猶以婚家落學士自給事中降授左諫議大夫初貶江南尋徙知彬州皇祐元年復以給事中知洪州明年復為學士在洪三年入判流內銓知審官院出知澶州明年徙河北都轉運使至和元年徙知相州明年復知審官院嘉祐元年知邢州明年告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家居凡十五年遇英宗今上即位及郊禮恩就遷三官為禮部尚書

公性孝友始罷蜀州歸得蜀中奇繒物入門不以適私
室悉布之堂上請太夫人及昆弟姊妹恣擇取之常曰
兄弟天之所生譬如手足不可離絕妻妾乃外舍之人
柰何用外人而斷手足乎宗族雖甚疎遠其貧窶者無
不收卹男女孤嫠者皆為婚嫁無一人失所者為人莊
重雖家居常自整飾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與語或至
夜分不命之坐閨門之內肅然如官府事小大皆有條
理自始生至終老凡與賓客相接常垂足危坐或宴飲

終日逮夜未嘗稍傾倚有倦怠之色他人莫能為也其在官以精敏廉直為朝廷所知故每有邊境及災害處多以公當之事無不集議量高遠能甄別人物前後薦舉僚吏數百人訖無一人敗官為累者翰林學士鄭獬屢舉進士不中見公於洪州公曰君科名當為天下第一得自有時勿以為憂已而果然家本河北不習舟楫及謫官南方極江湖之險每值風濤家人不勝怨愁公曰吾自省平生處心無可愧者神明必將衛我豈沈溺

於此哉怡然不以屑意在南方累年夫人及子孫相繼
物故者數人知冀州蔣偕嘗有憾于公乘公之謫以事
殘破公家至伐墓中相以治道路他人謂公罹此憂患必
不能濟公以道自寬卒無恙而返及偕為儂蠻所殺家
人或不快之者公輒怒責之公既納政還鄉里熙寧初
河北地震往往壞官府民居公方食案上器皆傾墜左
右奔散公安坐自如徐曰地震常理何至驚遽如此時
河決秦彊勢逼州城或勸公徙家邢州公曰吾家衆所

望也苟輕為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卒不徙朝廷
優禮舊德五授其子保孫以異州官保孫欲順適公意
凡居處出入及燕待賓客奉養供張之具皆不減為二
千石時故公雖退居不自覺異於昔日也年逾八十耳
目手足皆聰明輕利飲食起居壯者或不能及嗜讀書
老而不衰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今何如朝
廷法令無復變更否其忠愛之心蓋出天性非有為而
為之也訃聞太常諡曰恭安夫人永安郡君劉氏先公

亡二男長曰貽孫大理評事次曰保孫殿中丞五女長
適進士李敬次適供備庫副使賈世永次適端明殿學
士司馬某次適供備庫使任永次適歷城主簿劉忠輔
貽孫及適賈氏劉氏女皆早卒公久在員位宗族用公
蔭補官者凡三十餘人銘曰

福善之道 世或疑之 以公而觀 決無可疑
仁不遺親 忠不忘君 立身謹嚴 當官恪勤
入踐臺閣 出臨藩服 自少通顯 逮于納祿

體強無疾 資用常充 年垂九十 榮樂而終
章綬纍纍 延于九族 歸從祖考 是謂全福

胡尚書則墓誌銘

范仲淹

寶元二年三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
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塘縣
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陳氏祔焉禮也孤
子稽泣血言于友人范仲淹曰禮經謂稱揚先祖之美
以明著于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

而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文今得浙東簽署寺丞俞君
狀先人之事而敢請誌焉仲淹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
重其孝於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婺之永康人
也昔虞舜之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蓋族望之來遠矣
皇考諱彭王考諱穀皆隱於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
在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
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君贈普寧郡太君公少
而倜儻負氣格錢氏為國百年士用補蔭不設貢舉吳

越間儒風幾息公能購經史屬文詞及歸皇朝端拱二年御前登進士第釋褐為許州許田尉以幹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憲州司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舉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升本省丞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權茶事兼知桐廬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錫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發運使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丁先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

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
責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
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
士知陳州進吏部再收餘杭郡踐更中外凡四十七年
得請加兵部侍郎致政朝廷命長子通守錢塘以就養
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天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
初至道中公在憲州時西寇梗邊朝廷命帥五路入討
詔負三十日糧以從之索方引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

為百日計猶或不支奈何索迺遣公入奏召對逾刻公
陳邊事如指掌上顧左右曰州縣中有如此人遂可其
奏且示甄拔之意後太師李繼隆果與寇遇旬不解
索曰微子已敗吾事一日其帥移文曰兵將深入糧可
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我糧為歸之名耳請以有備報
之索從其議彼即自還無以咎我其先見如此

王武恭公墓碑

太宗至道二年遣五將校李繼達至烏日池不得進

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

遂有貝州之行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就命公行河北

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尋州人有虎患公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誠之效歟按池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前史義焉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貨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餘籍之不復為坐在江淮制置日會真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于禮成無一毫之闕帝深愛其才而加獎勞遂進秩登于計相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舶困風于遠海食匱資

竭久不能進夷人告窮于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以貸之吏曰夷本亡信又海舶來風無所不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夷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加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弊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言而弗從刺史可廢矣

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寬于財
利不以刻下為功時上方以陝西兩京權鹽歲久民鮮
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問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
其事遂行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
終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西京之行以家君朱紱
為請上曰胡某為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搢紳先生
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郎署朝廷擬君諫大夫知廣州公
以家君八十歲懇辭于政府乃復有制置之行尋以哀

去職得盡心於喪葬公富宇量篤風義往往臨事得文
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為私積士
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龍昌期
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下車
昌期自益都械至公曰斯可罪耶遽命釋之見以賓禮
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遣而還又濟陽丁公
為舉子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
雅故之情不絕若休戚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朱崖之

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屢遣
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
乘畫船泛清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歲
時之間浩如也不人不謂之賢乎夫人潁川郡君有慈和
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知睦
州祥符縣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君風
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盡
禮次曰維孝謹有成人之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蘇

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參而士其閨門之範見于潁川
之誌仲淹非為齊衰之情嘗倅宛丘郡會公為二千石
以國士見遇見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孝子而言焉
銘曰

進以功退以壽又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為兮千載後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二 宋杜大珪編

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富弼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
范公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一不
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文正錄孤賻
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弔以泣至於巖壑處
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帷幘還洛卜以是年十一月一

日壬申葬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壠之側孤駢使
來求銘將納于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南後徙于長安唐
垂拱中履承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
隨唐末嘗為幽州良鄉主簿遭亂奔二浙家於蘇之吳
縣自爾遂為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世
食錢氏之祿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即公
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初聰警嘗舉神童位祕書監
集春秋洎歷朝史為資談錄六十卷行於時祕監生壙

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幕府端拱初隨錢俶納國終武
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
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
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為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
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
貧而無依遂再適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
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吳國命始奏而復焉
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掾權集慶

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摧泰州西溪鹽廩以勞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闕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于朝試可署祕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己巳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為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餘卹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顧居下矧為后族強逼之階不可以為法或宮中用是為家人禮權而卒于正斯

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懌尋出為
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
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闕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出於中
旨迺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屢事為戒明年章
后弃長樂擢為右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太妃楊
氏為皇太后預政制出都下詢詢公上疏極陳王者立
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幸於其間未聞武武相躡一
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

者上悟第存后位號而止公彈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
仄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饑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
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
之大者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公上書曰后者君稱以
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
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
當面諭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
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

明日又率其屬及群御史伏閣門論列如前日語上遣
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窘取漢唐廢后事為解
時呂夷簡為相公曰陛下天安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

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
論議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挹宰相庭
辯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
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
有入內都知閻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

政知而不敢違公聞之不食將入辯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于上上始知遽命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處之采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舞其姦京邑肅然稱治于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為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

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萬幾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撰次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為圖以獻底上易覽宰相益不悅嗾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宰相不道不行不肯已坐是去閣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移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為朋相繼謫去治饒未久徙潤又徙越寶元初羗人壓境叛間歲悉衆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

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即寇壤歸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竄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屬亡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析為六將分命裨佐訓敕不數月舉為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

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諸路皆以
為法力城青澗復散亡屬羗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
收軍實人視延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
可坐守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為未也
無幾涇源師出敗于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
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遺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
報賊乃自占荅黥其僭署為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
未出境聞好水敗始悟賊書誦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為

是執政以公擅報罪當誅上知亡其責止命削一官降
知耀州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
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砦者素為賊
衝然地與賊境相衝久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
駐柔遠砦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子入據以率
衆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麾兵血戰
則遽北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夜遁城既立詔名大
順徐又城細晉復胡盧等砦招明珠密臧二強族各萬

餘人及並環千餘帳內附自比環慶屬羌悉為吾用先是卒驕難使主將咸務姑息公築延慶諸城堡募民不足乃雜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涇源師再喪定川關輔復震而虞變生公知親率戲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耀于關輔人心於是大定初定川事聞上頗駭謂侍臣曰得范某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執政曰吾知范某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

大夫時朝廷以戍卒屢劾議黥鄉人為軍人懼甚竄匿不願黥公改命湟刺其手非校戰請農於家后罷兵獨環慶路鄉軍得復為民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亡無日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為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輿議謂公有經綸才不當跼於兵府是秋改參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蘊

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劇以歲月而人不知驚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來公始未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露薰降手詔者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筆札令立疏者各一日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綱

紀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耿不為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愈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恃和而懈因懇請按邊即命為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餉奏欲棄之公曰麟棄疆場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修來

使盡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
帥議不協罷公至知其利大且亡所嫌者屢奏如脩議
便後止耕岢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陝以西羗
好難保而邊計尚缺疎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總
護諸將即除投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
使以疾請鄧許遷給事中三年又請浙郡因得展先臣
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汎遷戶部又移青州
兼東路安撫使幾歲疾病又請頴肩昇至彭門遂不起

年六十四公為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跂聳勉
慕皆欲行之于己自始仕慨然已有康濟之志凡所設
施必本仁義而將之以剛決未嘗為人屈撓歷補外職
以嚴明馭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務勁
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不感憂患故屢亦
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欣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
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尚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
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在陝

西尤為宣力以儒者奉武事又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
敗剥喪破漏茫乎無所取濟公周旋安集坐可守禦畜
銳觀釁適圖進討會羗人復脩貢朝廷姑議息兵而從
其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武練將可以震敵
城要害屬雜羗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過也至於
懇田阜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國體赫赫在人耳目皆可
為破敵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府纔歲餘而罷若夫
天下至重久安之弊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

雖愚者知其不可得况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讒者乘間蜂起益以奇中造端飛語亡所不及甚者必欲擠之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沒牖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儉人苟欲伸已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良

厚而悉以遺將佐在杭盡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而斂無新衣友人醵貲以奉葬諸孤亡所處官為假屋韓城以居之遺奏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于道不為祿位出也作文章尤以傳道名世不為空文有文集二十卷奏議若干卷兩府論事若干卷賢李氏故叅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祔焉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于家純仁進士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溫厚而文

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次適封丘
主簿賈蕃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
女二孫並幼銘曰

公之世系 源于陶唐 晉會食范 厥姓始彰
睢堙蠱增 滂霽雲質 茲惟聞人 間代而出
或霸或季 所有何述 粵自得姓 千五百年
獨公挺生 為天下賢 涉聖之餘 揭厲洄沿
道尊德融 事公實繁 人獲一善 已謂其難

公實百之如無有然遭時得君位亦顯焉
罹此讒慝志莫究宣元元卒艱噫嘻乎天

杜待制杞墓誌銘

歐陽脩

慶歷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鄆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遂守
吏吏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
判官尚書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好學通知今古宜
可用乃以君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
死明年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襲破環州陷鎮

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
守橫州言蠻事可聽宜知蠻利害天子驛召君見便殿
所對合意即除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
運按察安撫等使君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歐世
宏脫其械使入賊峒說其酋豪君乘其怠急擊之破其
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範
窮迫走荔波洞蒙趕率僞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
將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猿而吾兵以苦暑難

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常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
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
幸勝然蠻特敗而來爾豈真降者邪啖之以利後必復
動乃慨然歎曰蠻知利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
信庶幾信可立也乃擊牛為酒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
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病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
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至并戮而醢賜諸溪洞於
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南海言事者論君殺降為國

失信於蠻貊天子置之不問詔書諭君賜以金帛君即上書引咎六年徙為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患明年又徙河北轉運使召見奏事移刻天子益知其材賜金紫服以遣之是歲夏拜天章閣待制充環慶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君言殺降臣也宜得罪將吏惟臣所使其勞未錄不敢先受命天子為君悉錄將吏賞之乃受命自元昊稱臣聽誓而數犯約抄邊邊吏避生事縱不敢爭君始至其酋孟香

率千餘人內附事聞詔君如約君言如約當還而孟香得罪夏人勢無還理遣之必反為邊患議未決夏人以兵入界求孟香孟香散走自匿夏兵駢殺邊戶掠奪羊馬而求孟香益急朝議責君亟索而還之君言夏人違誓舉兵孟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孟香不可得夏人不肯償所掠君亦不與孟香夏人後亦不敢復動君治邊二歲有威愛皇祐二年五月甲子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天子震悼賻卹其家以其子劬為秘

書省校書郎君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階朝奉郎勲護軍嘗以太子中舍知建昌縣除民無名租歲以萬計閭俗貪嗇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舉曰是將分吾貲君上書請立伍保俾民相察寘之法由是生子得免閩人久之以為德多以君姓字名其子曰生汝者杜君也君諱杞字偉長世為金陵人其曾伯祖昌業仕江南李氏為江州節度使江南國滅杜氏北遷開封今為開封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祖諱鎬

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部
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
六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邵也杜氏自君皇祖
侍郎以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
君尤博覽強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
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
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術之說嘗自推其數曰吾年四
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

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耶其果可以自知邪皇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孤葬君子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 其果以決 其守不奪 其摧不折
其終一節 茲謂不沒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三 宋杜大珪編

郭將軍遼墓誌銘

范祖禹

公諱遼字仲通世家鉅鹿國初徙京師後卜葬洛陽因家焉曾祖隱贈太保祖榮贈太傅考試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何氏祖妣崔氏妣賀氏追封信安永嘉華原三郡太夫人公幼慷慨喜兵學初以父蔭補北班殿侍寶元康定間元昊擾西陲兄遵為延州西路都巡檢使遇

賊死之朝廷優卹其家錄公為三班奉職時范文正公仲淹為陝西都部署公往隸麾下范公器之勉以學問待之如子姪延安有募兵十八人號青剛社勇皆絕人一日捕虜誤殺屬羗有司皆論死將刑之公請於范公願赦之以責後效范公亟令毋殺得活者十有三人尹洙為陝西經略判官趣范公以延州兵取靈武范公召公計議公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范公曰君之言然遂決意不復出師洙怒而府中將吏

皆誚公未幾涇原任福全軍沒於是向之誚公者以不出師為幸且服公先識陳恭公執中薦公試武藝會罷武藝司安撫王文忠公堯臣力薦公材武且有戰功改右班殿直陳公安撫京東屬歲多盜奏請公為駐泊捉賊屯青州陳公嘗謂賓佐曰當今名將無如葛懷敏衆唯唯公曰懷敏易與耳他日必敗朝廷事陳公甚怒後數日謂公曰君何以知懷敏必敗公曰喜功徼倖徒勇無謀可禽也陳公歎曰君真知兵懷敏今覆軍矣召試

入等進右侍禁授真定府兵馬監押會保州雲翼軍擁
兵馬都監韋貴據州叛安撫使田公況都部署李公昭
亮召公往招之公與保州兵馬監押侍其臻嘗同事范
公臻為賊所留公馳至城下出紫囊示賊曰此舊物也
誰識之者臻應曰臻識之即再拜貴與巡檢史克順亦
拜皆曰願君登城相見公乘城徑入開諭禍福皆泣拜
請諭衆歸順貴等由此得全然亂兵或疑未肯下且曰
或殺降奈何公曰我留城中以為質或殺一人來碎吾

身可也衆感激皆請降公悉開所塞諸門以出降兵保
州平詔先授閣門祗候然後論功都帥嫉之不肯議賞
復阮降卒四百餘人公力救之不可求還鎮陽不許俾
公守城門不畀以兵不給以食復欲因事中之以法民
皆歎曰完此城者此公也爭往餽之久之方脫去富文
忠公弼宣撫河北公謂之曰保塞之冤盍訴于我公曰
賞以閣門職夫復何冤富公曰吾知己詳而君不言真
長者改雄霸州路沿界河至海口同巡檢又以為定州

駐泊兵馬都監進東頭供奉官充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丁太夫人憂乞解官三請乃許邊郡武臣小使臣亦許行服自公始服除復授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監大臣薦之乃以為涇原路駐泊兵馬都監兼知鎮戎軍先是虜知漢法不敢過壕每為寇公命邊吏追奔突擊必得所掠而後已迄公去不敢犯邊皇祐五年秦鳳路通古渭州公受詔以本部兵赴援三戰皆勝遂拔其城擢授禮賓副使尋兼閣門通事舍人改河北路沿邊安撫都

監兼同提點諸州軍寨權場未行選為賀契丹國母生辰副使會敵中群臣上其主尊號請南使同上公與國信使吳公奎固不可敵欲脅之夜聞惟外有兵刃聲公堅卧不起敵人促之急公曰使臣可殺不可屈敵之君臣乃好諭曰北朝盛禮願南使一觀公曰當觀於何所曰立本班公使還報曰不可復命曰立於別次乃入卒觀不賀使還敵人以為言吳公出知壽州公亦降授汾州兵馬都監故相龐公籍鎮并門俾公權知忻州契丹

請天池廟以為故疆久不決龐公委公往議公於故牘得興國中契丹移文天池縣曰遥祀天池廟有應以屬南朝地未敢擅修公以示龐公龐公喜命公自為報命敵遂伏龐公薦管勾河外三州軍馬未受命會下溪蠻彭仕義反加帶御器械充荆湖北路兵馬鈐轄兼知潭州捕得仕義親信置左右以為小史善遇之久乃備言山川地形虛實情偽用兵長短嘉祐三年春用小史為鄉導以步兵進討破羅城峒及賀府等二十餘隘拔新

州又銜枚夜進踰旬至仕義所居桃花州一戰破之仕
義棄城走蠻酋七百餘人仰血乞降公受降以聞賞功
拜本司使邵州武岡楊昌透反詔以公為荆湖南路兵
馬鈐轄兼知邵州至則潛師夜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
匝昌透登柵大呼公命縱火焚柵斬其將雷鐵城等數
輩諭昌透令降昌透曰我平生勇冠諸峒一旦窘此智
勇不及施非戰之罪願射公三發不中即降公曰天道
助順爾何能為昌透注矢三發皆不中諸蠻驚畏以公

為神相率願降并以所領十餘州永輸租賦公受降以聞荆湖南北悉平就差知廣信軍遷六宅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公曰吾結髮從軍大小戰陣必在其間成都乃享厚祿養資考之地非報國本意固辭不行以六宅使領端州刺史權涇原路馬步軍副都部署明年就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升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加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惠州防禦使賜號雄勇亮節功臣英宗即位加容州觀察使升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馬步軍缺帥詔公入朝兼總二
司未幾兼領殿前司上親試田瓊韓存寶武藝不中格
皆訴云嘗從郭某涇原有功未賞上命公升殿問之信
然乃錄用之上顧問邊事公條具方畧以對上甚悅泛
論朝廷大事時富公以直諫被讒上問公何如公曰富
弼忠亮臣以全家保之上察公可備輔弼治平元年先
以公復為涇原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二年正月制授檢
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封文水郡開國公改賜推忠

佐理功臣及國門公感疾上遣中貴人以國醫來未瘳
復令平原夫人往視公曰下臣有疾上為天子憂未能
造朝而先見家人非禮也令勿下車而返韓忠獻公琦
欲寬塘灤之禁同列以為不然論於殿上上甚怒韓公
未敢對公進曰臣詳知塘灤利害誠不足恃同列大臣
進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豈曰不足恃公曰設險者審
權術脩法令議制度正綱紀是也未聞止謂塘灤澶淵
之役豈無塘灤耶他日誤朝廷守計者必塘灤也歐陽

文忠公修進曰郭某之言是也上意遂解三年領簽書樞密院事為陝西四路安撫使權涇原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司兼判渭州公懇辭樞職上曰初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為罷政第領樞職往重使權公力薦今丞相范公純仁等數人而後行党羌令征反殺巡檢陳敢朝廷議招懷公以謂始服終叛為梗不已今又殺王官當以威懲之一族既破諸部必降因繩之以法則邊患當弭遂決意用兵二月師次禁吳川令征挺身來降公

不許命執之進師討諸未下者大破之拔鴟鴞訓狐等城乃散諭諸羗俾安心歸業毋若令征自取勦絕諸羗畏感爭出犒師因駐兵塞外觀覽山川見強弱利害所在乃城標吳川又遣諸酋諭青雞川諸部示以威信悉效順又城青雞川二川形勝相恃新附降羗萬餘帳地數百里皆在腹中乃置酒召諸酋犒燕酒酣語之曰汝等今日遂為王臣何以報國諸酋頓首曰惟公命公曰諸羗利牧養而拙耕稼故二川沃壤鞠為荒萊汝等可

近山畜牧以閑田來獻諸羗曰謹聞命有畝田者我等
為公減之得良田千餘頃乃下令召弓箭手人受田百
畝馬五十疋旬月得壯士千人騎千疋省屯戍餽運之
勞詔獎之賜榛吳川堡曰治平寨青雞川堡曰雞川寨
神宗即位加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復乞解樞職會御
史中丞言宰相不押常朝班以為跋扈指公為黨公固
請閑郡召還朝至京師闔門待罪上遣中貴人促視事
公力辭乃為宣徽南院使充京東西路安撫使判鄆州

至州七日拜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判延州時种諤誘鬼名山降夏人誘知保安軍楊定內殿承制侍其臻右侍禁張時庸殺之邊事方起故命公往初种諤取綏州朝廷以諤擅興生事命公當必棄之公以夏人殺王官而所得綏州復棄徒取輕耳當必留之會夏人以衆十餘萬欲復取綏州公遣劉甫屯綏平王雅屯懷寧燕達守綏州賊攻圍不克而去遣薛宗道同周宗義來告諒祚之喪且請綏州公言不可許又欲納塞

門安遠二寨易之朝廷遣今丞相韓公頴故太僕卿劉
航來就議公執初議然朝廷曲徇其請許之熙寧二年
都囉重進奉誓表以二寨來易朝廷下誓詔予之公曰
此正商於之地六百里也韓公問重進曰二寨且獻封
界何吝鬼名裏寨党移賞娘來交寨公遣機宜官往會
之夏人欲二寨綏州同日交易公使先交二寨地界然
後還綏州虜使曰二寨寨基是也何界之有會有詔俾
公焚棄綏州公曰一州既失二寨不可得中國為夏人

所賣安用守臣為願以死守之藏其詔不出潛訪地界得祥符中西平王檄為驗虜使遂詘而去公以其事聞上大驚顧大臣曰不知綏州今存否亟遣問之大臣皆恐即降詔云某月某日指揮更不行詔至屬僚皆驚曰前詔云何未之見何也公徐出之乃促公焚棄綏州公曰曩遂奉行今則何如將吏皆歎伏公乃以前詔上且言綏州見存待稽朝命違詔旨之罪詔褒之曰淵謀秘略悉中事機有臣如此朕無西顧之憂矣詔數夏國之罪

以拒之卒留綏州鬼名山之衆凡一萬二千既降未有以處之公以夷狄獸心散居內地或生後患廣務賑貸非可經久乃戶選壯士一人為捉生軍分隸蕃將貸以耕具闢延州順安懷寧等曠土以居之夏人欲執景珣來獻以易名山等公上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生後患異時誰敢嚮化景珣庸人何繫輕重朝廷乃拒之初楊定等死公密詞邊吏得殺定等首領姓名諜告曰夏人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謝罪

公曰此將斬囚以給我檄宥州詰之且曰必執李崇貴等來虜曰殺之矣公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如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歸楊定之子執李崇貴韓道喜以來公遣姪忠紹獻闕下朝廷大臣以秉常初立欲以官爵授其左右任事之人公上疏曰彼主幼國疑當不受詔借或受之必僞立姓名以邀金繒今既恭順當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加不宜誘之以利果不奉詔如公所料未幾虜以重兵寇邊上手詔賜公曰秉常納款詞禮恭順

朕務來遠以息邊民方降誓詔且備冊命使猶在道兵
已犯塞可具經久守邊方畧以聞公上言夷狄之仕不
常古無一定之策然久遠不能易者十事條上之終曰
陛下推心委任賢才專意篤行仁義刪苛法而寧衆心
省重役而安百姓邪佞不聞於耳正直常致於庭天下
何憂不和四夷何患不服若攻守方畧應變權宜貴無
聲無形不可預言上嘉納之然必欲聞措置大畧遣知
河中府蔡公延慶來就議上降問目咨訪利害公具條

對附延慶上之明年虜以親軍夾河壯騎侵順安綏平
黑水等寨諸將請擊之公曰虜遠來利在速戰其鋒未
可當令毋得輕出謀告曰賊糧欲盡矣公稍出兵應之
已而綏德城告急曰賊益兵大至定仙山煙火皆蒲公
曰賊師其遁諸將皆疑公曰驚鳥之擊必匿其形兵果
來豈示人以衆此張虛聲惟庸將乃疑耳終不大出兵
賊侵漢地築城郭暴掠尤甚公曰可矣乃使李安李顯
出綏德彭達出順安燕達出綏平賈翊出安塞檄宥州

及使人諭賊曰夏國違誓侵城漢地其罪甚大若能悔
過悉聽汝還或不從誅無噍類既而賊棄順安走縱之
餘皆拒官軍諸將合攻之斬首數百餘皆棄城遁加檢
校太尉改雄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再任秋夏人數十萬
聲言將自西路擊延州公遣李顥往東路視之顥未及
塞馳還請濟師公復遣往已而賊果自東路由金湯白
豹川襲慶州公知秉常在宥州遣燕達將銳士悉破虜
近邊諸寨聲言擣虛取宥州遣田守度設伏要其歸路

吳稹援大順夏人聞之亟還守度要擊敗諸金湯虜衆
遁歸韓獻肅公絳宣撫陝西四路种諤帥師將取橫山
公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
此人也韓公與公議出兵公力言不可使幕府與公論
難公曰此舉不唯無功恐別生他變為朝廷憂以議不
合詔召還朝上問公曰种諤取婁撫寧二塞或聞夏
人復欲取之當何如公曰願速備撫寧則婁無患上
曰何也公曰昔夏人取靈武先擊清遠然後靈州失守

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則婁隨之上深以為然未及往備撫寧已陷遂棄婁明年慶州兵作亂關中騷然諸郡皆警朝廷憂之拜公永興軍路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判永興軍至鎮徹警去備追巡邏兵皆還惟以重賞募兵吏入山谷禽盜人情乃安徙判秦州充秦鳳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甘谷城通渭寨皆扞西園甘谷形勢孤絕民不樂業公欲增築五城以安民心通渭舊乏水公

欲移新城以就水泉默計城池廣狹功力衆寡召諸將分命之曰趣往治新城期以十日諸將相目莫敢出言公授以方畧亟遣行各至其地則土功攻守之具畢集不踰旬皆成虜駭其神速不敢攻於是邊圉遂固王韶將開熙河依時相勢多為不法公案其罪韶引邊事以自解且乞他官覆按朝命遣大理丞杜純來治先移公判渭州純按韶事皆實宰相怒并坐純更遣御史蔡確來公由是得罪落宣徽南院使知潞州未幾乞河東

路經畧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太原府明年復宣徽
南院使時遼人遣蕭信來議地界上遣呂大忠李舜舉
與信議手詔問公畧公悉奏之比人有降者衆謂宜
納之公曰此得之何益彼或欲交質於我何以拒之頃
契丹駙馬劉三賈來歸仍上平燕策朝廷恐以小害大
尚且拒之此一番奴欲致我曲耳亟遣之楊復乞河東
陝西招懷投來蕃部公奏駁之曰河東扼二虜之交與
陝西異誓詔誓書皆以招納為戒今行楊復之議是自

求擾也時朝廷有經畧四夷之意於是迎合獻言者甚衆公獨鎮以靜重務敦守盟好不求邊功熙寧九年交趾寇廣南陷邕欽廉詔以天章閣待制趙公高為招討使內侍押班李憲副之已而罷憲更拜公為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招討使兼湖南北路廣南東西路宣撫使高副之公入見上問何以平南公曰兵不可前料願至邊圖上方畧上問所須曰願得廊延河東舊將吏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物劔甲以寵之師次潭

州遣知欽州任起攻永安州拔之朝廷初降勅榜諭溪
峒公以蠻夷不知文告之辭乃直陳八事請散榜郡縣
溪峒門州賊將黃金滿岑慶賓來降公遣和斌楊從先
將材士數萬戰艦數百艘諸將將九軍及降附諸蠻水
陸並進師次邕州遣曲珍討下雷諸峒降之又遣知邕
州陶弼集左江諸峒皆會於軍次思明州公以謂廣源
州咽吭之地兵甲精銳不先取之則有腹背之患偽觀
察使劉應紀為賊謀主不禽應紀則軍聲不振遣燕達

往一戰克之拔其城應紀出降師次決里隘遣張世矩
攻之交人以象拒戰公使强弩射之以巨刀斬象鼻象
卻走自踐其軍大兵乘之賊潰去乘勝拔枕柳縣曲珍
攻門州亦拔之溪峒悉降交人伏兵於夾口隘以待王
師公知之乃由間道兜頂嶺以進次富良江去交州四
十里賊以夾口之計不及施亟以戰艦數百艘先趨富
良壁岸下紿告曰和斌楊從先且至軍中皆喜既至則
交人數萬鼓譟薄官軍前軍不利公率親兵當之使騎

揚言曰大師至矣賊少止麾下士勇自倍公叱騎將張世矩主慙合戰諸伏皆發賊大敗虜入于江者不可勝數江水為之三日不流斬首數千級殺偽大將洪真禽左郎將阮根乾德大懼奉表詣軍門請降納蘓茂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公與諸將議帥師濟江諸將曰九軍糧盡矣凡征安南兵十萬夫二十餘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瘁公曰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以報朝廷天也願以一身活十餘萬人命乃班師

以乾德降表聞約交人聽旨公入塞亦疾甚臥護諸將城順州及枕柳縣而還詔赦交人罷宣撫司公上章乞開郡養疾除判潭州朝廷以公不能得交州降授銀青光祿大夫左衛將軍西京安置杜門不出者十年讀書養氣以自樂今上即位授左屯衛大將軍致仕明年落致仕檢校司空知潞州武功縣男公不敢辭亟就治即告老不許明年復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徑歸洛陽力請老拜左武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元祐三

年十二月十四日薨於西京嘉慶里第享年六十有七
計聞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公娶史氏封平原
郡夫人六男子忠良左侍禁忠諫左班殿直忠孝承事
郎忠臣西頭供奉官忠恕東頭供奉官忠賢左侍禁忠
良忠諫皆先公卒忠恕後公踰月而卒女八人通直郎
夏大定大理評事錢堯承務郎胡士修宣義郎呂昭問
內殿承制石舜賓承務郎王東文廣濟主簿范埴皆其
婿也一早卒孫男六人孫女三人公初遭母喪慶帥杜

杞以邊州金革從事例奪喪聽樂召公強致之公涕泣就座毀瘠不勝衣遂罷去既詔許解官行服杞以錢四十萬贈之公謝而不受奉養節儉慕范文正之為人性嚴重不妄言笑為將領宿衛持法不貸下軍政肅然及守邊拊循士卒得其歡心用兵先計而後戰善料敵伐謀戎狄畏其威名節制鄜延夏人嘗寇秦鳳邊將范愿死之殺掠甚衆公檄宥州索所掠悉得之神宗嘗問公八陣遺法公曰兵無常形八陣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

為上論之甚詳上大奇之至延安使將吏以八陣教兵
久不能成公召諸軍曉金鼓營陣之法者得六十四人
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先是鄜延雖多屬羗而無法制
不足用公擇其勇技出衆者奏官之皆激厲賈勇數萬
皆為精銳兵械犀利為諸路最善用將校每致所部使
人人自言所能暇則閱試而記之故所用無失慶州之
役主帥歸罪偏裨既斬李信劉甫又治鄜延西路都巡
檢使白玉之罪玉見公託以後事且言不得終養老母

公惻然哀之曰君第以我不遣為詞力救之得免明年
王大勝於新塞神宗謂公曰白玉能以功補過今立戰
功皆卿之力也公每戰必戒諸將先招懷而後戰鬥故
降附多而誅戮少尤愛惜士卒南征既上道有犯罪者
或請從便宜誅之公曰若從此殺戮至賊境則我軍將
盡矣命一如法令湏入賊境乃行便宜殺賊婦女老弱
者皆不賞故不以多級為功嘗語其子曰吾用兵陰德
多矣公雖以武立名然刻意學問書無所不讀日有程

不中程不止自得於聖賢之意者甚多手自錄之曰竹庵精慮又取古人言行可師者擬劉向新序編次之以自鑑戒至於陰陽占候百工技藝無不精曉國朝故事四夷名邑用兵地名山川形勢成敗事迹莫不精究喜為詩有五原閑江二集節制集五卷奏議五十卷經制集五十卷對鏡圖釋五卷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從太師之兆公在仁宗時有功南海為名將英宗神宗尤深知公遂大用之出入中外常為重輕所至隱

然如長城朝廷四方恃以為安論將帥必以公為首及南征困於瘴毒雖不得交州然洪真授首應紀面縛得五州之地全師而返交人畏讜遂不敢動公常言曰兵凶事也必有大獄隨之理勢自然無足恠者故公一謫不復振處之怡然晚居洛陽門庭寂如無人治家如官府子弟非冠帶不見及二聖嗣位起公將復用之而公病寢久無意於世矣年未六十即自為棺槨貯之居第每與客觀之幕府辟士極一時之選趙高初掌機宜

未幾代公帥鄜延其餘多為名臣世以公為知人初范
文正最先知公獎拔之韓忠獻富文忠司馬文正及今
丞相范公皆稱公不容口某從祖忠文公嘗曰吾游諸
公間每見郭公言必及深遠觀知公之人與公之所知
雖古之賢將何以加此孤忠孝以銘為請辭不獲乃銘
曰

惟郭之先 父氏自號 世有顯庸 以踐邦伯
桓桓郭公 允武允文 出入四朝 克成厥勲

仁宗惟仁 天德不殺 疆理南海 公初奮伐

英宗惟英 整肅四方 登公樞廷 大震氏羌

神宗惟神 耀我聖武 西守南征 公為方虎

蠡爾交蠻 自昔邦讎 帝命公往 匪亟匪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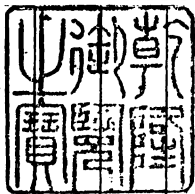
披其五州 炎荒是宅 功成身危 為衆受責

釋師十萬 耽玩簡編 樂以忘憂 卒歲窮年

二聖起公 將收桑榆 公以老告 身與疾俱

惟其成烈 萬夫之特 云誰無勇 孰如父識

不知禁人
視其所知
嗚呼郭公
名則不夷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

九至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膳錄監生臣陳振興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四

宋杜大珪編

孔中丞道輔墓誌銘

王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
農司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
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
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
部尚書諱仁王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

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因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

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一年少耳然斷獄議
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
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
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
鄆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充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
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
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
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

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能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曰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

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
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
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
男子曰洵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
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
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
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
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

人人傳之以為神州將欲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
地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
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
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
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之也銘曰

展也孔公 維志之求 行有險夷 不改其輶

權強所忌 讒諂所讎 考終厥位 寵祿優優

維皇好直 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 為識諸幽

張御史唐英墓誌銘

張商英

張氏之先居卬州白鶴山蓋神仙之苗裔曾大父諱珂
居蜀州新津縣之新穿鄉娶鄉先生樊氏女是生大父
諱謁娶劉氏是生三子長曰禹次曰藻季曰文蔚字隱
之即吾考也考娶江原馮氏生五子曰軒英曰民英曰
唐英曰虞英曰商英考妣以唐英陞朝叙封光祿寺丞
長壽縣君以商英陞朝累贈朝議大夫祥符縣太君考
之行義詳於翰林學士范公景仁之內誌妣之賢淑具

於樞密直學士錢公醇考之銘詩茲乃得而畧已唐英
字次功少與兄軒英刻苦讀書經歲不知肉味年十八
州舉送至禮部再上遂及進士第實慶歷三年也初調
渝州決曹掾上興王正議五十篇翰林學士孫公夢得
奇其文曰吾蜀乃有此後生馬周魏元忠不足多也以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再調歸州獄掾與夷陵令
蔣槩种歸令鄧綰為文友名聲籍甚荆湖間揚公元素
以詩贈曰建平之江悍以湍建平之山頑以峭天恐江

山太寂寥故聚英才闢其妙不然三子並國器安得皆
官此遐徼白雲先生張少愚誦之曰真詩史哉用簿格
移襄州穀城縣令令圃多種薑貸種於民還其陳而配
賣以所得息饒多與鄧城相埒銓曹以所入厚薄目之
曰穀大鄧二次功至則以圃種柳千株作柳亭刻石誌
之嗜利者聞以愧焉開古黃瀆渠溉田無慮千頃作諭
民十篇以警風俗初若迂闊於治既久而折崖諸鄉以
野陋頑梗稱者子弟皆向學樂善彬彬有文化之漸瀆

於人也效緩而功遠於諭民見之矣代還恩薦格改著作佐郎英宗即位覃恩轉秘書丞明年轉太常博士神宗即位轉屯田員外郎初英宗自濮邸繼大統次功上慎始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廟議作臺諫官相次黜逐熙寧二年詔舉臺官王禹玉范景仁同在翰林以次功言事有先見之明以名薦上次功在治平中英廟不豫慈聖垂簾大臣莫敢發儲副之議者次功奮不顧忌諱

請立穎王為皇太子神宗知之特除殿中侍御史裏行
賜對因問曰卿何尚衣綠耶對曰前此回授與父上曰
孝也以五品服賜之時神宗方講求治道慨然上嘉三
代而下陋漢唐左右公卿未有以中上心者公以疏言
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言皇親
員多祿侈宜以服紀隆殺差降及言天下苦於力役不
至有碎崖流離宜講求可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施
行多如次功言皇親宗諤引外任使相例僥倖干求恃

長上表詞語不婉次功彈劾之宗諤奪倖官僚罷逐宗
室肅然盧士衡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次功奏人呼
士衡為迷龍圖鄆節制山東奈何不慎擇帥即士衡降
知列郡次功長於論議善言天下事每進見上稱其忠
將且貴之三年八月丁朝議公憂去官次功自為小官
迎侍二十年孝養備至偶朝議公懷鄉西歸卒于里舍
恨不及見哀慕成疾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遂不起享年
四十有三諸孤幼未有成立商英以其年十二月奉靈

柩葬於成都府雙流縣之三昧里有文集若干卷紹聖
三年次功之子庭玉年四十一矣既克厥家徙居廣安
謂孤墳在蜀歲時洒掃不及從地理家得吉穴于南峯
之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遷柩改卜來請銘誌謹涕泣
而為銘曰

汪洋浩博 長川巨壑 次功之學 煥爛繽紛
祥霞慶雲 次功之文 清真勁烈 危松皓雪
次功之節 卷舒闔開 急電驚雷 次功之才

云何不壽 隕于壯齡 所蘊未究 吾門不昌

存我匪令 而隕其良 南峯之下 虎抱龍懷

英靈所舍 我既葬之 有子改卜 魂其來綏

沈翰林邁墓誌銘

王安石

公姓沈氏諱邁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贈
兵部尚書祖諱某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
外郎公初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于廷中為第一大
臣疑已仕者例不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理評事通

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
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為也祀明堂恩
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充集賢校理
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
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
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為材居久乃始以修起
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
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鋤治姦蠹所禁無不改

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即位召還勾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暮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之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他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故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器而閭巷之

士奔走談說讙呼鼓舞以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
東南一州侍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
公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群牧使兼判吏部流內銓判尚
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為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
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賜黃金百兩以金
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治平四年七月
一日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九日卒年四
十有三男子六女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

女皆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至右諫議大夫散
官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
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嘗視事而文辭敏麗可喜強
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該通於世
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
視遇人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從舍於良善
貧弱既恤之尤至在杭待接賓客多所闊畧而州人之
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

之凡數百人於其死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即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公錢塘龍居山皇祖尚書之兆銘曰

沈公儀儀 德義孔時 升自東方 其明孰虧

視瞻歎譽 無我敢疵 正晝而隕 嗚呼可悲

序傳有史 亦銘在詩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卷十四